

的編者

馬達欽主教勇敢為主作證令人鼓舞

上海教區馬達欽輔理主教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祝聖晉牧禮完成時發表感謝心聲，表示自己是教廷任命的上海教區輔理主教，要專注於教務及牧職上，將不再方便擔任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成員。他發言後不久，隨後即受到政府方面有關人士的問訊，並且與外界失去聯繫。根據傳媒報導，他遭受當局限制行使牧職，被軟禁於上海市郊的佘山修院內。情況使人憂慮。

馬主教原定以七月八日的主日彌撒作為晉牧後首祭，結果也無法主祭。八日傍晚，教區神父和修女收到來自馬主教的手機短信，表示「晉牧後覺得身心有些疲憊，需休息並做一個人避靜，得到金（魯賢）主教的同意後，我在佘山聖母身邊。」適值七月九日是中華殉道諸聖及真福慶日，中國各地不少信眾紛紛響應為上海教區及馬主教祈禱和守齋。香港有不少天主教以不同方式聲援馬主教，並為他的早日重享自由及順利履行牧職而祈禱。

馬達欽主教，聖名達陡，上海人，畢業於佘山修院，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徐家匯主教座堂晉鐸，曾任上海教區光啟社主編，浦南總鐸區總鐸。晉牧前任浦東總鐸區總鐸及唐墓橋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二零一二年獲教宗任命為上海教區輔理主教。

筆者在事發後多次接受中外傳媒訪問時提到，主教祝聖是教會的一大喜事，政府卻以明刀明槍，兇殘而野蠻地破壞它，這是當局無理地干預馬主教參與宗教事務的公民權利。以筆者接受國際傳媒的採訪密度而言，今次的事件實際上已演變成國際大新聞。

平情而論，不管政府樂見與否，一個普通的公民參加或退出一個社會團體，都應只屬個人選擇，無須政府當局過問，假如政府當局連這丁點的自由也抹殺，就是徹底的侵犯公民自由。同時，上海地方政府當局今次的作為，也為中央政府埋下地雷。日後對馬主教或囚或釋，都是不容易處理的兩難問題；萬一事件在中共十八大前後引爆，更是誰都不願意見到的悲劇。

事實上，中國的公開主教退出愛國會，歷來有之，其中最著名的也許要算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聖母升天瞻禮前夕，甘肅省平涼教區的馬驥主教發表《我的聲明》，宣佈退出所有公開教會組織。聲明發表後，甘肅省政府當局曾要求主教收回該份聲明，遭到馬主教的拒絕。但正如西北地區一位地下主教所分析，馬主教的聲明令到愛國會尷尬，但並非直接針對政府，而且文中全是事實，政府也不能作過份強烈的反應。

結果，當地政府繼續尊重馬驥主教的牧者身份，對事件採取中立態度，從而避免引發進一步衝突，亦不致演變成侵犯人權的惡劇。二十四年後的今天看來，上海政府當局目前的做法，簡直是歷史大倒退，也是拿中央政府的面子來開玩笑。

雖然目前馬達欽主教的個人自由受到損害，但政府的無理反應卻意外地使他一個本來很低調的個人行為，變成教會領袖不屈不撓堅持信仰原則的明燈；天主教會在二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總不乏痛苦及折磨，但亦造就出很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願主祝佑我們的中國主教。

本刊今期設專輯介紹教會內歷來七位中國籍樞機，不意成稿之時，在華人世界中備受教會內外人士敬愛的單國璽樞機忽然蒙主寵召，特此向單樞機表達無限哀思。

林瑞琪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